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虞初新志 卷十一

過百齡傳 錫山秦松齡留仙古今文繪 錫固多佳山水，間生瑰閎奇特之士，常以道藝為世稱述。若倪徵君雲林以畫，華學士鴻山以詩，王僉事仲山以書，乃今過處士百齡者，則以弈。其為道不同，而其聲稱足以動當世則一也。

百齡名文年，為邑名家子。生而穎慧，好讀書。十一歲時，見人弈，則知虛實先後、進擊退守之法。曰：「是無難也。」與人弈，弈輒勝。於是閭黨間無不奇百齡者。時福唐葉閣學台山先生，弈品居第二。過錫山，求可與敵者，諸鄉先生以百齡應召。至則尚童子也，葉公已奇之。及與弈，葉公輒負。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：「葉公顯者，若當陽負，何屢勝？」百齡色然曰：「弈固小技，然枉道媚人，吾恥焉；況葉公賢者也，豈以此罪童子耶？」葉公果益器之，欲與俱北，以學未竟辭。自是百齡之名，噪江以南。

遂益殫精於弈。不幾年，學成，曰：「可以應當世矣！」會京師諸公卿聞其名，有以書邀致者，遂至京師。有國手曰林符卿，老游公卿間，見百齡年少，意輕之。一日，諸公卿會飲，林君謂百齡曰：「吾與若同游京師，未嘗一爭道角技，即諸先生何所用吾與若耶？今願畢其所長，博諸先生歡。」諸公卿皆曰：「諾！」遂爭出注，約百緡。百齡固謝不敢。林君益驕，益強之，遂對弈。枰未半，林君面頰發赤熱，而百齡信手以應，旁若無人。凡三戰，林君三北。諸公卿嘩然，曰：「林君向固稱霸，今得過生，乃奪之矣！」復皆大笑。於是百齡棋品遂第一，名噪京師。

當是時，居停主某錦衣者，以事係獄，或謂百齡曰：「君為錦衣客，須謹避，不然，禍將及。」百齡毅然曰：「錦衣遇我厚，今有難而去之，不義。且吾與之交，未嘗乾以私，禍必不及。」時同客錦衣者悉被係，百齡竟免。

已天下多故，百齡不欲久留，遂歸隱錫山。日與一二酒徒狂嘯縱飲，不屑屑與人弈，獨徵逐角戲以為樂。百齡素貧，出遊輒得數百金，輒盡之博簫。其戚黨譏呵百齡，百齡曰：「吾向者家徒壁立，今所得資，俱以弈耳。得之弈，失之博，夫復何憾？且人生貴適志，區區逐利者何為？」噫，若百齡者，可謂奇矣！以相國之招而不去，以金吾之禍而不避，至知國家之傾覆而急歸；為公卿門下客者垂四十年，而未嘗有干請。若百齡者，僅謂之弈人乎哉！

張山來曰：善弈者多在垂髫，然其人往往畜於壽。今過君獨歷四十餘載，豈其命名為之兆耶？

八大山人傳 江陰陳鼎定九留溪外傳

八大山人，明寧藩宗室，號人屋。「人屋」者，「廣廈萬間」之意也。性孤介，穎異絕倫。八歲即能詩，善書法，工篆刻，尤精繪事。嘗寫菡萏一枝，半開池中，敗葉離披，橫斜水面，生意勃然；張堂中，如清風徐來，香氣常滿室。又畫龍，丈幅間蜿蜒升降，欲飛欲動；若使葉公見之，亦必大叫驚走也。善詼諧，喜議論，娓娓不倦，常傾倒四座。父某，亦工書畫，名噪江右，然啞啞不能言。

甲申國亡，父隨卒。人屋承父志，亦啞啞。左右承事者，皆語以目：合則頷之，否則搖頭。對賓客寒暄以手，聽人言古今事，心會處，則啞然笑。如是十餘年，遂棄家為僧，自號曰「雪個」。未幾病顛，初則伏地嗚咽，已而仰天大笑，笑已，忽踉蹌踴躍，叫號痛哭。或鼓腹高歌，或混舞於市，一日之間，顛態百出。市人惡其擾，醉之酒，則顛止。歲餘，病間，更號曰「個山」。既而自摩其頂曰：「吾為僧矣，何可不以驢名？」遂更號曰「個山驢」。數年，妻子俱死。或謂之曰：「斬先人祀，非所以為人後也，子無畏乎？」個山驢遂慨然蓄髮謀妻子，號「八大山人」。其言曰：「八大者，四方四隅，皆我為大，而無大於我也。」

山人既嗜酒，無他好。人愛其筆墨，多置酒招之，預設墨汁數升、紙若干幅於座右。醉後見之，則欣然潑墨廣幅間，或灑以散帚，涂以敗冠，盈紙舐髒，不可以目。然後捉筆渲染，或成山林，或成丘壑，花鳥竹石，無不入妙。如愛書，則攘臂搦管，狂叫大呼，洋洋灑灑，數十幅立就。醒時，欲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，雖陳黃金百鎰於前，勿顧也。其顛如此。

外史氏曰：山人果顛也乎哉？何其筆墨雄豪也？餘嘗閱山人詩畫，大有唐宋人氣魄，至於書法，則胎骨於晉魏矣。問其鄉人，皆曰得之醉後。嗚呼！其醉可及也，其顛不可及也！

張山來曰：予聞山人在江右，往往為武人招入室中作畫，或二三日不放歸。山人輒遺矢堂中，武人不能耐，縱之歸。後某撫軍馳東相邀，固辭不往。或問之，答曰：「彼武人何足較？遺矢得歸可矣。今某公固風雅者也，不就見而召我，我豈可往見哉？」又聞其於便面上，大書一「啞」字，或其人不可與語，則舉「啞」字示之。其畫上所鈐印，狀如履。予最愛其畫，恨相去遠，不能得也。

圓圓傳 陸次云云士北墅緒言

圓圓，陳姓，玉峰歌妓也，聲甲天下之聲，色甲天下之色。崇禎癸未歲，總兵吳三桂慕其名，賚千金往聘之，已先為田畹所得。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，而吳更甚。田畹者，懷宗妃之父也，年耄矣。圓圓度《流水高山》之曲以歌之，畹每擊節，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。

甲申春，流氛大熾，懷宗宵旰憂之，廢寢食。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，畹進圓圓。圓圓掃眉而入，冀邀一顧，帝穆然也。旋命之歸畹第。

時闖師將迫畿輔矣，帝急召三桂對平台，錫蟒玉，賜上方，托重寄命，守山海關。三桂亦慷慨受命，以忠貞自許也。而寇深矣！長安富貴家胥皇皇，畹憂甚，語圓圓。圓圓曰：「當世亂而公無所依，禍必至，曷不締交於吳將軍，庶緩急有借乎？」畹曰：「斯何時，吾欲與之繾綣，不暇也。」圓圓曰：「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，公鑑於石尉，不借人看，設玉石焚時，能堅閉金谷耶？盍以此請？當必來，無卻顧。」畹然之，遂躬迓吳觀家樂。吳欲之而固卻也，強而可。至則戎服臨宴，儼然有不可犯之色。畹陳列益盛，禮益恭。酒甫行，吳即欲去。畹屢易席，至邃室，出群姬調絲竹，皆殊秀。一淡妝者，統諸美而先眾音，情豔意嬌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，遽命解戎服，易輕裘，顧謂畹曰：「此非所謂圓圓耶？洵足傾人城矣！公寧勿畏而擁此耶？」畹不知所答，命圓圓行酒。圓圓至席，吳語曰：「卿樂甚？」圓圓小語曰：「紅拂尚不樂越公，矧不迨越公者耶？」吳領之。酣飲間，警報踵至，吳似不欲行者，而不得不行。畹前席曰：「設寇至，將奈何？」吳遽曰：「能以圓圓見贈，吾當保公家，先於保國也。」畹勉許之。吳即命圓圓拜辭畹，擇細馬馱之去。畹爽然，無如何也。

帝促三桂出關，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驥者，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，留府第，勿令往。三桂去，而闖賊旋拔城矣。懷宗死社稷。李自成據宮掖，宮人死者半，逸者半。自成詢內監曰：「上苑三千，何無一國色耶？」內監曰：「先帝屏聲色，鮮佳麗。有一圓圓者，絕世所希，田畹進帝，而帝卻之。今聞畹贈三桂，三桂留之其父吳驥第中矣。」是時驥方降闖，闖即向驥索圓圓，且籍其家，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。驥俱從命，進圓圓。自成驚且喜，遽命歌。奏吳歎，自成蹙額曰：「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！」即命群姬唱西調，操阮、箏、琥珀，已拍掌以和之，繁音激楚，熱耳酸心。顧圓圓曰：「此樂何如？」圓圓曰：「此曲只應天上有，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！」自成甚嬖之，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。

三桂得父書，欣然受命矣，而一偵者至，詢之曰：「我家無恙耶？」曰：「為闖籍矣！」曰：「吾至當自還也。」又一偵者至，曰：「吾父無恙耶？」曰：「為闖拘繫矣！」曰：「吾至當即釋也。」又一偵者至，曰：「陳夫人無恙耶？」曰：「為闖得之矣！」三桂拔劍砍案曰：「果有是，吾從若耶？」因作書答父，略曰：「兒以父蔭，待罪戎行，以為李賊猖狂，不久即當撲滅。不意我國無人，望風而靡。側聞聖主晏駕，不勝皆裂！猶意吾父奮惟一擊，誓不俱生，不則刎頸以殉國難。何乃隱忍偷生，訓以非義？既無孝寬禦寇之才，復愧平原罵賊之勇。父既不能為忠臣，兒安能為孝子乎？兒與父決，不早圖賊，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，

不顧也。」隨效秦庭之泣，乞王師以剿巨寇，先敗之於一片石。

自成怒，戮吳驥並其家人三十餘口，欲殺圓圓，圓圓曰：「聞吳將軍卷甲來歸矣，徒以妾故，又復興兵。殺妾何足惜，恐其為王死敵不利也！」自成欲挈圓圓去。圓圓曰：「妾既事大王矣，豈不欲從大王行？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。王圖之，度能敵彼，妾即褰裳跨微騎。」自成乃凝思。圓圓曰：「妾為大王計，宜留妾緩敵，當說彼不追，以報王之恩遇也。」自成一然之，於是棄圓圓，載輜重，狼狽西行。是時也，闖膽已落，一鼓可滅。三桂復京師，急覓圓圓。既得，相與抱持，喜泣交集，不待圓圓為闖致說，自以為法戒追窮，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。

旋受王封，建蘇台、營鄆鄒於滇南，而時命圓圓歌。圓圓每歌《大風》之章以媚之。吳酒酣，恒拔劍起舞，作發揚蹈厲之容，圓圓即捧觴為壽，以為其神武不可一世也。吳益愛之，故專房之寵，數十年如一日。其蓄異志，作謙恭，陰結天下士，相傳曰「多出於同夢之謀」。而世之不知者，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仇，忠孝人也。曷知其乞師之故，蓋在此而不在彼哉？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，又復浪沸潢池，致勞撻伐，跋扈豔妻，同歸殲滅，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？

陸次雲曰：語云「無徵不信」，圓圓之說有徵乎？曰：有。徵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。梅村效《琵琶》《長恨》體，作《圓圓曲》以刺三桂曰：「衝冠一怒為紅顏。」蓋實錄也。三桂竄重幣，求去此詩，吳勿許。當其盛時，祭酒能顯斥其非，卻其賂遺而不顧，於甲寅之亂，似早有以見其徵者。嗚呼！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！

張山來曰：吳三桂未叛時，予讀祭酒《圓圓曲》，不解所謂。甲寅後，友人因為予言其故，深服先生先見之明。今讀此傳，益知《圓圓曲》之妙也。

又曰：唐陳鴻作《長恨傳》，白居易因譜為歌。今云士乃因歌作傳，詳略之際，較之前人稍難，誠足輝映後先矣。

嘯翁傳 陳鼎定九留溪外傳

嘯翁者，歙州長嘯老人汪京，字紫庭，善嘯，而年又最高，故人皆呼為「嘯翁」也。

嘯翁嘗於清夜獨登高峰顛，豁然長嘯，山鳴谷應，林木震動。禽鳥驚飛，虎豹駭走，山中人已寐者，夢陡然醒；未寐者，心悚然懼，疑為山崩地震，皆彷徨罔敢寢。達旦，群相驚問，乃知為嘯翁發嘯也。嘯翁之嘯，幼傳自「嘯仙」。能作鸞鶴鳳凰鳴，每一發聲，則百鳥迴翔，雞鷺皆舞。又善作者龍吟，醉臥大江濱，長吟數聲，魚蝦皆破浪來朝，鼉鼉多迎濤以拜。

他日，與黃鶴山樵、天都瞎漢、瀟湘漁夫、虎頭將軍十數輩，登平山六一樓，拉嘯翁嘯。嘯翁以齒落固辭，強而後可。初發聲，如空山鐵笛，音韻悠揚。既而如鶴唳長天，聲徹霄漢。少頃，移聲向東，則風從西來，蒿萊盡伏，排闥擊戶，危樓欲動。再而移聲向西，則風從東至，聞然蕩然，如千軍萬馬，馳驟於前，又若兩軍相角，短兵長劍緊接之勢。久之，則屋瓦欲飛，林木將拔也。於時炷香燼，而嘯翁氣竭，昏僕於地。眾客大驚，亟呼山僧，灌以沸水，半晌乃蘇。一一歸而月印前溪矣。

嘯翁能醫，工畫，善歌；垂八十，聲猶繞樑雲。

外史氏曰：古善嘯者稱孫登，嗣後寥寥，不見書傳。迨至我朝，稱善嘯者，洛下王、昭陽李而已。然予嘗一聞之矣。第未知與蘇門同一音響否？昨聞嘯翁之嘯，則有變風雲、動山嶽之勢，大非洛下者可幾及也。豈嘯翁之嘯，直接蘇門者耶？

張山來曰：予遇嘯翁，欲聞其嘯，翁以齒豁辭，不意其在平山發如許高興。惜予不及知也！

客窗涉筆 伏名大有奇書選本

康熙間，天津城外有旅店。其後一室，夜多鬼，店主鍵其門。時有優人至其家，人無宿處，欲入此室。店主告以故。其扮淨者雲：「無懼，吾能服之。」眾飲酒，半醉，各歸寢。扮淨者取筆涂赤面，著袍靴，裝關公。丑涂墨面，持刀裝周倉；小生白面，持印作關平，左右立。關正坐，點燭若看兵書狀。頃之，炕後一少婦出，前跪呼冤。裝關公者，心懾不能言。扮周倉者，厲聲問：「有何冤？可訴上！」婦指炕者再，周又厲聲雲：「汝且去，明日當伸若冤。」婦拜謝，忽隱去。至明日，三人啟炕磚視之，下果有一屍。詢店主，雲：「此屋本一富家者，前年遷去，某賃之，其鄰右雲，屋主向有一妾，後不復見，殆冤死耶？」眾雲：「今夜必復至，當細詢之。」至夜，三人仍裝像於室，眾伏戶外伺之。初更，婦人又自炕後出，怒指三人云：「吾以汝為真關君，特與訴冤。汝輩何能了吾事？」乃披髮吐舌滅燈而去。眾大驚，三人不敢復入室。

張山來曰：此鬼謬矣！即非真關君，寧不可借其力以鳴於官而究其冤耶？

康小范言其伯父諱元積者，順治辛丑進士，自幼能知前事。方誕生時，與同輩三人，皆沙門中道履堅粹者。冥主賜以進賢冠，繡紫衣，禮而遣之。至一橋，有以杯茗進，同輩飲之，某獨疑而置之，遂別去。某困諸生久，每思及此，曰：「吾既紫繡來，閻老非謬我者！」後登進士，謝恩之日，班次中遇兩同年，面目宛然當日兩僧與偕來者。詢之兩君，則皆惘然，想即橋上杯茗為之蔽也。

崇禎末，張獻忠屠戮楚中。麻城人為賊所殺，魂走川中，不自知其死也，急欲東歸。每至途中，輒為風吹轉。夜行三載，終不得歸。於是聞風聲，即伏地握草木根，乃不復回。將至故邑，城門尚閉，於岳廟後少憩。見有一神，奉簿登殿，向岳帝雲：「與麻城梅某一子。」帝雲：「此人孽重，不得有子。」神又云：「天曹所命，不敢違。」判官持一簿向帝雲：「梅某於某日，見一凍人，買一草束烘之得活，是當得子。」帝雲：「可將坐廟旁人與之。」四五人拽是人行。是人呼雲：「我人也，何投胎之有？」眾笑曰：「汝是人，何畏風夜行耶？」是人始悟已為鬼。至殿上，又云：「某即投胎，不願之梅某家，向識其人，何可為若兒？」判官雲：「但往為若兒，有好處。」是人記所言，數人押至梅某家。梅某婦產一兒，即能言，家人以為怪，欲殺之。兒述前生，並托生事，梅驚異。於是力行善，撫子成人，今尚在也。康熙丙辰二月，施溥霖言之。

張山來曰：方岳帝未奉天曹命時，梅某婦已有孕矣，豈預知有投胎者耶？此與回生者胸前微溫，同不可解也。

聞見卮言 嘉善顧理美輝六大奇書選本

順治甲午正月，四明一士人金良者召仙。仙大書乩雲：「解元金良」。士人大喜，及開榜，解元乃鍾朗也。蓋「鍾」字旁有「金」字，「朗」字旁有「良」字，神仙之遊戲耳。然金君於次科亦即中式。

晉時義興善權寺，雷震其柱，題字凡三：一曰「詩米漢」，一曰「射鉤記」，一曰「謝君之」；皆大書，可徑尺，非篆非隸，深入木理。正統間，周文襄公命試削之，字隨削而入。鄉人摹搨，雲佩之可以愈瘡。宋祥符間，岳州玉貞觀，雷書一柱曰「謝大仙人」。問乩仙，曰：「雷神之名也。」本朝順治間，福州饑，畫錦坊有賣米者，雷震死其三人，有字大書屍上，其文曰「興口月×康口月×畫」。無人識者。人題之於萬壽塔壁。夜有蜘蛛垂絲於字之中，直貫而下，視之，乃「米中用水，康中用木查」九字也。詢知其人平日果然，天誅不爽矣。

張山來曰：予曩在鳩茲市上，曾見破書一帙，所記皆雷事。其中雷書甚多，以其近於荒唐，未之購也。由今思之，仍當以數十文買之。今亦不知在否矣。

樵書 蕭山來集之元成大有奇書選本

樵川吳生善請仙。順治丁酉，督學歲試將及，數子問場中題，書曰：「尹字帶兒孫，一旦不離心。」復問：「次題出經題否？」曰：「否否否！」比入試，首題是「得見君子者斯可矣。」至「得見有恒者斯可矣」，乃知「尹字兒孫」，「君子」也；「一旦心」，「恒」字也。次題「樂正子強乎」三段，三「否」字也。同時有武學生，亦問試題，書四語曰：「二人並肩，不缺一邊。立見其可，十字撇添。」及入試，論題乃「天下奇才」四字。始悟「二人並肩」，「天」也；「不缺一邊」，「下」也；「立見其可」，「奇」也；「十字撇添」，才也。拆字巧妙如此，非仙語不能到也。

康熙己酉科，山陰袁顯襄，叩乩仙，問場中題目。批雲：「不可語。」曰：「然則終無一言耶？」曰：「題目即在不可語上。」曰：「乞明示之。」批一「署」字。出題乃「知之者」一節，有四「者」字，且在「不可語上」一章之上。袁遂獲雋。

貴州番民雜處，多閹術，能以木易人之足。有郡丞某過其地，記室二人從游其地，寓於客邸。一人與婦人淫，其夫怨之，易其一足。一人不與婦淫，其妻怨之，易其一足。明日躑躅於庭。丞知，逮其人，始邀歸作法，而足如故。

張山來曰：淫其婦而僅易其足，可謂罪重而罰輕矣。

錢塘於生三世事記 毗陵陳玉璫椒峰學文堂集

錢塘於生某，忠肅公裔孫也。篤行，不妄言。雖盛暑不解衣帶。每沐浴，必深自蔽匿。人怪之。一日浴昭慶寺僧寮，同學蔡生者，排戶逼視，見其兩腋間，肌寸許，左豕右蛇，豕鬣而虻，蛇鱗麟然。

生泣下，已乃曰：「此予三生業也，於今猶不忘。予初為豕，甚憎其生，既就死，極挺刃湯火，神識終不去。已為蟒蛇，在巖穴下，自顧寧惡，時掩藏則口苦饑；百蟲啐腥，附於甲，立啖盡。已念業益重，間日食一大禽。又念殺生無已時，誓日飲水。又念毒涎入水殺魚蚌，誤飲人殺人，慨然曰：『生而害生，曷不死？』遂引首於山，曝烈日中以死。見冥官，曰：『汝有人性，重生命，捨生。當拔汝為人。』」言罷，生又泣曰：「予未嘗以告妻子，今亦無用自匿矣。」蔡聞言悚然，因語於李九來，筆之書。

陳子曰：輪迴果報，為浮屠家說，予不樂道。閱《太平廣記》諸書，載此類甚多，亦不之信。今九來親得之其友，可無疑。嗟乎！物類以不嗜殺而得為人，人嗜殺將不得復為人，亦理有必然者。金壇某巨公死，距百里許，農家適產牛，見腹下殊毛，若書某公姓名。眾駭語，聞其子，鬻歸，閉之別室，以終其年。予聞之巨公姻黨，亦無足疑。夫天下之為亂臣賊子者多矣，豈能盡執其人而刀鋸鼎烹之？故往往有逃於法者。苟非有冥報，使計窮力竭，賄賂無所施，干請無所用，人亦何憚而不為亂臣賊子？故冥報者，所以濟國法之窮也。吾友魏冰叔作《地獄論》，其說實有裨於世道人心，當書此文質之。

張山來曰：餘曾作《輪迴說》，謂人為異類，世苟不知，便不足以為戒，故必毛上成字方可耳。

活死人傳 陳鼎定九留溪外傳

活死人，姓江，四川人，名本實。家素封。明亡，散家財，棄妻子，入終南學仙。十年得其道，遂遨遊四海。既而止妙高峰，從閩老人結廬煉金丹。又十年，丹成。

座下弟子百餘人，推荆溪陳留王為首，能駕雲往來，能水面上立，能峭壁間行。嘗縛虎為騎，出入市中。活死人怒，呼而責之曰：「所貴乎道者，清淨無為也。無為而至於無聲，方臻眾妙之門。故曰『有聲之聲，延及百里；無聲之聲，延及四海。』今汝所行，皆有為也。有為則駭世惑俗，豈清淨道哉？」於是陳留王乃盡棄其術，掩關息坐。三年，然後請見。活死人大悅，曰：「子可以授吾大道矣！」

既授，乃集群弟子告曰：「吾聞『成功者退』。今吾道既已得人，吾將隱矣。」乃命掘一土穴山半，僅可容身。活死人入居之，命以土掩，毋使有隙，但朝夕來呼吾可耳。既埋，群弟子如命，朝夕往呼之。活死人在土中，必大聲應。三年，呼之不應矣。群弟子乃樹以碣，曰「活死人之墓」。

外史氏曰：神仙多為駭世惑俗之事，活死人既怪其弟子駭世惑俗，何為活埋土穴，而使呼之應之三年之久耶？豈夫子所謂索隱行怪者，即世之所謂神仙耶？

張山來曰：活埋土穴中，令人呼之而應，此當是其弟子輩故為此言以駭世耳，未必果有其事也。

義牛傳 陳鼎定九留溪外傳

義牛者，宜興桐棺山農人吳孝先家水牯牛也。力而有德，日耕山田二十畝，雖饑甚，不食田中苗。吳寶之，令其十三歲子希年牧之。希年跨牛背，隨牛所之。牛方食草潤邊，忽一虎從牛後林中出，意欲攫希年。牛知之，即旋身轉向虎，徐行齧草。希年懼，伏牛背不敢動。虎見牛來，且踞以俟，意相近即攫牛背兒也。牛將迫虎，即遽奔以前，猛力觸虎。虎方垂涎牛背兒，不及避，蹶而仰僵隘潤中，不能輒。水壅浸虎首，虎斃。希年驅牛返，白父，集眾舁虎歸，烹之。

他日孝先與鄰人王佛生爭水。佛生富而暴，素為鄉里所怨，皆不直之，而袒孝先。佛生益怒，率其子毆死孝先。希年訟於官。佛生重賂邑令，反杖希年。希年斃杖下，無他昆季可白冤者。孝先妻周氏，日號哭於牛之前，且告牛曰：「曩幸借汝，吾兒得免果虎腹。今且父子俱死於仇人矣！皇天后土，誰為我雪恨耶？」牛聞之，大怒，抖搜長鳴，飛奔至佛生家。佛生父子三人，方延客歡飲，牛直登其堂，竟舐佛生，佛生斃；復舐二子，二子斃。客有持桿與牛鬥者，皆傷。鄰里趨白令，令聞之，怖死。

外史氏曰：世之人子不肖，父仇不能報者比比矣。乃是牛竟能為吳氏報兩世殺身仇。噫，牛亦勇矣哉！宜乎令聞之怖死也。